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五十九至六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林紹龍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五十九

宋 褚伯秀 撰

達生第二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誒詒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

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户内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陪阿鮭蠪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峷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囅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郭註此章言憂來而累生者不明患去而性得者達理也

呂註此言憂疑則鬼雖無能傷而自傷疑釋則病雖在己而自去然則全於天而物無自入者宜其莫之傷也夫皇子告敖何從知鬼之名與其形若此蓋古之民之精爽不携貳者在男曰巫在女曰覡猶能知神祇之居則知其名與形如此豈無傳乎

疑獨註此數鬼名古人所傳莊子引之理寓其中凡

學未至天道者皆不可以議其有無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蓋亦存而不論也桓公澤中所見皇子告敖因其疑而解之故告以委蛇之狀見之者殆乎霸其言中桓公之心其疑遂釋而不知病之去也今人病而問卜求醫用巫而獲愈者亦此理昧者不知耳

碧虛註管仲無心故不見鬼桓公有心故見鬼成疾陽氣上發而陰凝則善怒陰氣下發而陽伏則善忘

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矣及問鬼之有無答以有鬼之狀洎陳委蛇則正中公之所見是知欲無小大得之則喜疑無巨細釋之則散臨機貴於啟悟此至人所以未能忘言也

鬳齋云誒詒氣逆之病沈溝泥之中也桓公所見者在澤中故獨問委蛇之狀始疑為妖故懼而為病及云見之者霸故喜而病去矣此事又與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者不同然聖人既以此語入之爻辭則世間

亦有此事不足怪也

桓公因疑而致疾則非藥所可痊告敖以妄而止妄遂不藥而成效則知鬼之有無由心之起滅而心有好惡又人之妄情也明矣妄情去則好惡得其真本心明則起滅不由彼今之人逐妄喪真皆見鬼而成疾者也然則孰知治之善哉告敖之言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斯為治病之良劑歟蓋戲尾出而心痛除弓影去而疑病愈之類也信能

澄心滌慮虛白內融一塵不留萬境莫撓則鬼何

由而見病何由而入哉據所載鬼名似涉怪誕然

孔子家語亦有夔罔象之說左傳新鬼大故鬼小

史記滈池君獻璧之事則鬼不為無有也但陰陽

各得其所兩不相傷足矣經云天下有道其鬼不

神

紀渻子為王養鬬鷄十日而問鷄已乎曰未也方虛憍

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

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鷄矣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走矣

郭註此章言養之以至於全猶無敵於外況自全乎

呂註人之所養能如木鷄不為物感而變則亦莫之敵矣

疑獨註此以養鷄喻養生而所養有漸次虛憍恃氣無實而自矜猶應嚮景接悟之速也疾視而盛氣求敵而必已之勝也鷄雖鳴而已無變則彼命敵而我

不應忘勝負矣至於望之似木鷄異鷄無敢應則知德全者非但已無心乃能使物不生心此養之至也碧虛註虛憍恃氣軒昂夸大也猶應響景矜衒瞻顧也疾視盛氣便僻光儀也雖鳴無變同塵不耀也至於望之似木鷄異鷄無敢應則心灰形槁物莫與爭矣

鬳齋云聞響而應見影而動則心猶為物所移疾視而盛氣言神氣王而形不動首云虛憍而恃則氣在

外此言疾視而盛則氣在内至於望之似木鷄則神氣俱全矣此言守氣之學借鷄為喻

虛憍而恃氣暴其氣以求敵也猶應嚮景有所逐而忘内也疾視而盛氣内充而發見有意於勝物也望之似木鷄則内融而外化遺物而獨立異鷄無敢應見者反走矣此明養氣以全神神全而威著之效也人而學道至於形如槁木則氣與神不待養而自全鬼神猶為之欽服況同類乎古之人

所以不學而善勝者以此○鷄已乎說不通按列

子本文作鷄可鬬已乎莊文脫畧耳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人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

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郭註磨翁而旋入者齊也回伏而涌出者汨也人有偏能得其所能而任之則天下無難矣用無難以涉乎生生之道何往而不通哉

呂註由乎性命之理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猶可蹈也至於黿鼉之所不能游則合其

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宜其無所蹈而不適也生於陵而安於陵為故故則非出於性而人之所為也長於水而安於水為性性則其所偏能也茍無其性而習之則雖能之不至乎人所不能及也

疑獨註呂梁丈夫之蹈水有道而不為私任理者也故與齊俱入與汩偕出而不為所溺始乎故則有所因長乎性則有自然者成乎命則不知其所因所緣而亦非自然矣是故安於陵安於水而不知其所以

然也

碧虛註齊如磨臍之旋入汨者洄洑而涌出私己逆水則不能成性命矣生於陵而安於陵不失其故也長於水而入於不危因同本性也游於湍流而不知所以然者遂成天命也明達生之旨有如呂梁之游因習而成者也

鬳齋云此段與前操舟意同故本然也孟子曰言性者故而已謂性命自然之理從水之道而不為私順

而不逆之意安陵安水皆隨其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故性命二字初無分别但如此作文耳

吕梁丈人之蹈水行歌其妙在乎從水之道而不為私所以水不能害也人之處世能從人之道而不為私人亦無害之者矣推是理以交物安往而不全哉始乎故則因習而成長乎性習久成自然也成乎命則與水相忘不知所以然而然是謂得全於天者也按此章即與物無迕者處物而不傷

之意斯言也其為涉世之標準歟　並字舊無他

音宜讀同傍去聲

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不敢懷慶賞爵禄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

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郭註視公朝若無跂慕之心絕矣必取其材中者不離其自然也盡因物之妙故疑是鬼神所作耳

呂註器之所以疑神者猶如此則外滑未消而欲遊乎物之所造者不可得至矣

疑獨註梓人名慶鐻止樂之器一名敔象伏虎形背有七十二齟齬未嘗耗氣虛一而靜也不懷慶賞爵祿忘利也不懷非譽巧拙忘名也忘吾有四肢形體

則神全而與天為一故能視公朝若無而外事之滑心者消然後入山林觀木形與鐻合者然後加手而不強求之推己之天以合物之天此器之所以疑於神也

碧虛註役慮則耗氣無欲則靜心不懐慶賞爵禄屏外事也不懐非譽巧拙息内念也忘吾形體忘内外也然後入山林采自然之材合自然之巧所以妙若鬼神而魯侯疑其有術也

鬳齋云鐻鍾鼓之拊乃筍簴之類所以懸鍾鼓刻木為獸形者也不懐爵禄非譽忘其肢體謂純氣自守外物不入也觀木之天性形軀若現成者然後取而用之以我之自然合物之自然而已

未嘗耗氣則神全矣又齋以静心是為養神氣之道故見於用也其巧專而外滑消觀夫木材天性合鐻形者然後加手則用力少而見功多此器之所以疑神也然而以天合天之妙不可以言盡唯

窮神知化斯足以與焉人而能不為慶賞爵禄非

譽之所移則凡所舉措何往而非疑於神耶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

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顔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

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

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

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忘足屨之適也忘

腰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

之適也始乎適而未甞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郭註馬力竭而猶求焉故敗明至當之不可過也雖工倕之巧猶任規矩此言因物之易也百體皆適則都忘其身是非生於不適所遇而安故無所變從是知識適者猶未適也

吕註稷之御至善矣而不能無敗於馬力既竭之後則為道而務乎生之所無以為知之所無奈何者亦無自而成矣工倕旋而蓋規矩言任指之旋而蓋乎

規矩蓋則其畫與之合而不露也指物之相得若此之自然不待心之稽考而後合乎方圓也夫唯如此則其靈臺一而不桎至於忘足忘腰心忘是非未嘗不適者此其不以心稽之故歟

疑獨註稷之御中規繩如組織文繡使之回還如鉤百往百反皆復故迹也韓嬰曰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不窮其民故無逸民不窮其馬故無逸馬馬之蹶敗由策御之過分民之知竭由政教之苛察故

達命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工倕之應物無滯而
性不雜者指與物化也心無稽留故其靈臺一而不
梏也忘足忘腰末也心忘是非則本亦忘矣況於末
乎內外在我所遇皆然自適而常適乃無適之適工
倕之妙亦猶是也
虙齋云御之巧如織組然故曰文弗過鉤百打圜百
轉也馬力竭而馳之不已御雖巧而必敗人之自用
豈可過勞其神乎工倕以手旋轉其圓便如蓋然自

中規矩如吴道子畫佛像圓光一筆而就指與物化猶山谷論書法云手不知筆筆不知手手筆兩忘而畧不留心即所謂官知止而神欲行也故其靈臺純一而不拘碍適安也會猶造造道而至於適則内境純一而無所變雖與物接亦不知其所從事者矣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久則併與適亦忘之也

詩云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可以證文弗過之義織組者總紕於此而成文於彼喻善御者執轡於上

而馬謂於下也鉤百謂圓驅而不止故知其必敗力竭而猶求則非惟馬敗而人亦勞只公密而不言惡其沮志也少頃而驗斯表先見之明然於危已無濟矣世之聽忠言而不能用者其失亦若此工倕旋而蓋規矩諸解中吕説明當所論蓋字尤有理鬳齋於蓋字頗費辭而後論精到合二家之長斯為盡善矣經意不過謂達生之人心通萬理而物與之合非區區求合於物故其巧妙其功深徜

徉於世而未嘗不適是為忘適之適葢人處世間能與物無忤則無往而非適矣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賔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遥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

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
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
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閒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為
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
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
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
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
魯郊魯君說之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

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啟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若載鼷以車馬樂鴳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郭註凡非真性皆塵垢也凡自事者皆無事之業率意自為非恃而為之任其自長非宰而長之也己養鳥養各有所便均任性命之適而至矣

吕註此篇之旨在乎存生以至神全精復與天為一

若孫休之所為則反之者也其聞斯言也不能無憂驚眩視而不敢飲食故終之以海鳥之說云

疑獨註子扁慶子孫休之師休自謂居鄉無人謂我不脩臨難無人謂我不勇然而耕田不遇豐歲事君不遇治世居鄉里為人所擯居州部為人所逐何罪於天而受命如此其師告以子獨不聞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則五臟皆虛遺其耳目則六塵不入故傍徨塵外逍遥無為真君之為出於無為故為而不

恃真宰之長出於非長故長而不宰今汝修身飾知自顯於世宜其罹害也得全形而無夭自比於人數已幸矣何暇乎怨天尤人哉又恐孫休不知而驚其言遂舉海鳥之喻言善養生者各任其性分之適而至矣

碧虛註休自謂身修志勇所造不遇乃不知天命妄興憂歎也夫至人之行不顧人知忘其肝膽況喜怒乎遺其耳目況見聞乎修勇擯逐皆塵垢也自行遺

忘皆無事也今休將為而恃欲長而宰要人知用矜伐苟免幸類完人耳盖孫休欲務生之所無以為故扁子答以知之所無奈何是知大聲至音里巷俗夫之所必惑也惡得無驚乎哉

鬳齋云賓讀同擯棄也明汙驚愚言其自異眾啟小孔竅喻其所見者小語之太高彼安得不驚邪此譏當時學者見淺而未知大道也食以委蛇使之自得而食也鳥養之喻已見前篇

樂天知命故不憂窮理盡性夫何疑若孫休之所云其於天命理性之說大有逕庭矣故扁子告以至人之行忘肝膽則內虛遺耳目則外靜然後傍徨乎塵垢之外凡人世有為事迹皆塵垢也能離乎此則行住坐卧莫非無事之業所謂身出世間矣何為可恃何長可宰邪今汝飾知修身昭若日月以攬世間之禍患得全形無夭亦幸矣何暇乎天之怨哉此所以深驚其迷而使之知復也海鳥

之喻文意顯明

是篇首論生者人之所重或過養而傷生命在天而莫違或以故而滅命倘達於斯二者則能保其生而安乎命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也故凡生之所無以為者已之命之所無奈何者遠之知其非所當務而吾有純全之天不可須臾離也請觀醉者之視車墜者之於鏌干則亦何所容心哉承蜩操舟以明積習而造妙牧羊畏途在乎鞭後而戒危說彘喻

貪爵者不如見鬼顯不能冥妄者多惑此後設喻不一皆所以申達生之旨可謂諄且切矣夫人生所養自有定分不為求之而得弗求而失也人之患難有出非虞不為幸而可逃智而可免也在乎脩人事以順天理求其無愧而已壽夭禍福非所汲汲也至若岩谷清修廟堂事業內而養生外而治人亦不過美人倫興教化同歸乎道德之理而已然的知生為可重而能警乎袵席飲食之間者幾何人哉必也望之

而似木鷄御而不竭其力斯達乎生理而庶幾乎至人之行矣結以魯郊之鳥聞鐘鼓而憂悲蓋外失其養則内傷其性苟知所以養之則知所以全之要在達己之生推以利物之生與物同適忘適而無不適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六十

宋 褚伯秀 撰

山木第一

莊子行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傍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莊子出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奚殺主人曰殺不

能鳴者明日弟子問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毁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謀不

肖則敗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惟道德之

鄉乎

郭註設將處此耳以未免乎累竟不處若夫乘道德

而浮游者莊子亦處焉不可必故待之不一方惟與

時偕化者能涉變而常通耳

呂註聖賢之不容於世其累常在材故莊子數數言

之深戒乎材之為累也若夫愚不肖以不能鳴見殺

亦多矣豈以不材必可免邪則山中之木主人之雁

其失均耳故將擇夫材與不材之間而處之然猶似道而非道也以道之為體不涉兩端亦非中央則材不材之間猶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無譽無訾不可得而貴賤一龍一蛇不可得而聖凡消息盈虛與時俱化或升或潛和而不乖豈係乎材不材之間凡以物遊乎萬物之祖而已萬物之祖猶云衆父父也若是則物物而不物於物胡可得而累邪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有合必離有成必毀廉則見挫

尊則見議然則材不材之間欲免乎累何可必得欲無累其惟道德之鄉乎

疑獨註天下之理其發如機可乘而不可制天下之時其過如矢可因而不可執故昨日之木以不材生今日之鴈以不材死是以聖人因時乘理與物俱流而不凝滯於物與世俱化而不拘係於世一龍一蛇其變無常不得而譽不得而訾與時俱化以和為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以應無窮之變

此先王所貴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免乎離合成毀胡可必哉欲免此者其惟道德之鄉乎

碧虛註鴈之不存者無其文也木之大本者有其質也至人藏其質而混其文所以游於世而不僻道德日新也浮游無迹也無譽呰則能括囊同龍蛇則能顯晦與時化則隨世宜無専為則可上下以和為量動則循理遊乎物祖為不逐末如此則世累莫干太

古之道也若夫物情賢則謀猶材木也不肖則欺猶

黙鴈也道徳之鄉在乎不必而無迹也

鬳齋云材與不材猶有形迹不免乎累必至於善惡

俱泯無得而名斯為全其天也乗道徳即順自然一

龍一蛇喻用舍隨時無心故無譽無訾尃為則有心

上下進退也以順自然為度或上或下皆可祖即始

也萬物之情私情也人倫之傳傳習也此下數句曲

盡人情處世不由人胡可自必歎人事之無常危機

之可畏也故囑其弟子識之惟順乎自然則可以自免也

為聖賢者無不因學而成學聖賢者往往徇迹成弊唯得心遺迹斯無弊矣木以不材而生鴈以不材而死此可見之迹也然其所以生所以死豈專在乎材與不材亦有係乎所遇焉故真人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閒猶以為未免乎累而欲脫去之特未知所遇者如何耳能否係乎材所遇係乎命或

謂材屬人而命屬天則截然二途矣葢材亦出於天而成之在人命全之在人而有係乎天所遇則天人相因之迹而美惡之所以著也故材不材之間賢者之事超三者而無累則入乎聖矣是以必至於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然後材之所不能役命之所不能拘也故聖人不貴材罕言命　鄉字舊無他音今擬從去聲與向同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

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
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
君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岩穴靜
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
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
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
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為
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

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畱居以為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隣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

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郭註有其身而矜其國雖憂懷萬端尊賢尚行而患慮愈深故令其無身忘國而任其自化寄之南越取

其去魯之遠也若各遂本步人人自蹈其方則萬方得矣不亦大乎去國捐俗謂蕩除其胸中君乃謂真欲使之南越也形倨謂躓礙留居謂滯守形與物夷心與物化斯寄物以自載也君能少費寡欲則無所不足涉江浮海不見其崖喻絕情欲之遠君無欲則各反守其分自此遠矣謂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也有人者有之以為己私見有於人為人所役用也有天下而寄之百官非有人也因民任物而不役已非

見有於人也欲令蕩然無有國之懐則世雖變其於

虛己以免害一也

吕註以魯國為皮者患之所生由乎不能忘其國也

蓋形不遺則國得為之累刳形所以去皮心不白則

欲得為之染洗心所以去欲離人入天此為遊於無

人之野建德之國所以立道也其民愚朴寡欲則非

屬於文之不足作不知藏物至而供其求與不求報

仁而不以為恩也不知義之所適則不尚往來不知

禮之所將妄行而蹈大方可樂可葬則終始所不去
也建德之為國如此而所以不能遊者以國與俗靡
之而已棄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則不勞而至矣夫
道遹甚夷而人視之若遠且險者以形倨而不遜留
居而弗進耳以無形倨無留居而為車以少費寡欲
而為糧豈患不能達哉不見其崖與乎無窮之遊送
君者自崖而反則拘於虛而畏其深遠者莫之敢前
君自此獨立無匹而人莫之能從也倘遊乎此非有

於人非見有於人也堯之為堯如是而已大莫建德即前章所謂萬物之祖道德之鄉是也次論虛船觸舟而不怒向之乘道德而浮游者其於世也亦若此而已矣

疑獨註南越明地建德聖人之國愚朴寡欲善養心也作而不藏與不求報大仁也不知義之所適真義也不知禮之所將至禮也三者自得於内故猖狂妄行蹈乎大方在生安生在死安死也刳形去心遊於

無人之野使之神德行入而同乎天也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之於建德之國使之顯道出而同乎人也魯侯真謂使之南越憂其道遠而險豈知建德之國只在乎心存神忘形不行而至矣魯侯又慮道遠無糧此皆不能忘物認言著境市南子欲其求之於性分之內使之少費以番用寡欲以養心雖無糧而自足矣江喻德海喻道不見其崖皆境也不知所窮適變也如是則送君者皆自境而反言其至於道者

中人之所不及也貴者有人寵者見有於人則能以寵為下故無累無憂蓋欲魯侯去累忘憂而與道遊於大莫之國也虛舟以喻無心故觸物而不怒有人在其上則有心於物而物攖之矣人能無心以處物孰能害之

碧虛註刳形則文皮去洒心則嗜欲除既能自治則是遊於無人之野去此尚賢取彼立德是為建德之國愚故少私朴故寡欲知義所適故藏知禮所將故

報不猖狂何緣遊方外不妄行何緣蹈大方生可樂死可葬終始居而不離也願君去其緒餘與精妙相輔而行憂無舟車未能懸解又憂道遠無糧攀緣未絶也少費寡欲無糧自足鶉居而鷇食也涉江浮海望不見崖絶塵無著也自崖而反言力小者不前君自此遠矣視聽不及也堯非有人忘汾水也非見有於人日用不知也我忘人則無累人忘我則無憂故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大莫之國謂造化也虚船觸

舟喻無心而遇物向也不怒非有人也而今也怒見有於人也人不怒虛舟則物不害虛已可知矣

鬳齋云以皮自累言有名於世皆能召禍也前言無人之野即無物之始此又云建德之國看此一段令人禮淨土其源出於此戰國時南越未通中土借以立言初無他義耕作自食而無私畜未有禮義之名故無所適無所將猖狂從心而行皆合乎大道也以慕道之心自相勉勵而欲至於此國無形倨不有其

身無畱居不有其國如是則可以往矣涉江浮海至
不知所窮只是遊無窮三字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
自此遠矣言學道之人既悟之後向之所資以自悟
者如人餞送登舟至於海崖皆已反歸矣譬見舞劒
而善草書始因劒而悟既悟則劒為送者矣讀書亦
資送者也大莫之國即無人之野建徳之國也虗船
觸舟而不怒此喻最佳
狐豹棲伏隱約猶不免於患皮為之災也今魯國

君位無異文皮之買禍信能刳形則外皮自去洒心則内欲自除超然遠俗是遊無人之野也到此恐魯侯渺茫無據又設建德之國以誘之作不知藏見在而足與不求報施不為恩又安知義禮之所適將哉所以恣行而不離乎大道也可樂可葬言安生安死去國捐俗則舍其係累與道相輔則歸於無為若是者可以至於建德之國矣魯侯未悟猶慮道遠而無舟車告以但能無以君侯自尊

仍無戀此國位以是為車則可往矣又慮幽遠無

鄰無糧曷至故凡著物滯有者畏墮於虛其患常

若此又告以少費寡欲無糧乃足君其泛乎道德

之海而無崖無窮送君者喻爵位嗜欲平日相從

諳熟者一旦棄去而遊乎無窮則向之相從者望

崖而不可進遂與之日遠矣夫有人見有皆不免

憂累惟能若堯之蕩蕩無名斯可免患願君去

累除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莫即無也蓋由

無人之野斯造建徳之國大莫則徳亦忘矣即逍遥遊所謂無何有之鄉是也虚船觸舟俻見前解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舊從居為句諸解多因之今定從離為句居屬下文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六十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六十一

宋　褚伯秀　撰

山木第二

北宫奢為衛靈公賦斂以為鍾為壇於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樸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

禁往者勿止從其強梁隨其曲傅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

郭註泊然守一非敢假設以益事還用其本性任其純樸而已無所趣無所悅而任彼往來順乎衆無所係而用其不得不爾當故無損泰然無執用天下之自為斯大通之塗也故經之營之不日成之

呂註有術設其間則非所謂一也雕琢復樸去華務實也侗乎無識不知誰何倘乎怠疑不敢欲速也送

往迎來勿禁勿止強梁無所抑曲傳無所過而出於彼之不得已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以其無所設於一之間而已況天下之理有大塗者乎庖丁所以遊刃於其間而有餘地也

疑獨註鍾者虛中而善應以喻人心賦斂以為鍾喻嗇養精神以治心也為壇祭鍾而後用喻成心之體然後成心之用也三月天道小成上下之懸體用備也王子慶忌問何術之設答以抱一以為用無敢設

也復樸喻復性無識息疑無思無慮也往來勿禁各任所適從其強梁柔剛也隨其曲傳不強柔也因其自窮所以不窮故賦斂而毫毛不挫此皆不出乎性分之内是以無損而自足也

碧虚註用心專一於其間豈敢妄設邪雕琢復樸制度淳古也倘乎息疑倜儻無退也勤誠將迎而無抑奪順其拒扞任其附己因其自窮非勢取也賦斂而毫毛不挫民悦故無損也而况有大道者乎

鬳齋云循自然之理純一而無雜故曰一之間無敢設也雕琢復樸去圭角而歸自然無識而若息若疑無容心之狀勿禁勿止無將迎也强梁不順曲傳順也皆隨其聽之自窮自至言或順或逆終皆不求而自至故無毫毛之傷大塗謂可坦然而行無容心以處之也

金石奉天之器應律呂而調陰陽國所當備者而賦歛於民以為之則宜難成也今乃三月而成上

下之懸設架懸鐘上下各六所謂編鐘是也怪其成之速故問何術之設而致是答以唯知純一是守無敢有所設也既雕既琢始於有為復歸於樸終於無為所以至於無識而若怠若疑也萃乎恣乎送往迎來若蚕蝱之過前也來者勿禁隨其曲附也往者勿止從其强梁也因其自窮使各盡其情而已吾能止此而上下二懸猶足以不擾而辦況懷大道於身者乎蓋其謙辭也此言以道處物

者無往而不從容執物而障道者無往而不係累夫賦斂以成事從世為國者所不免有道存乎其間則事成而民不害也所謂有道者何守一復樸而已矣

孔子圍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翂翂翐翐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

先嘗必取其緒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隳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羣入

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郭註患害生於役知以奔競木伐井竭才之害也夫察焉小異與衆爲迕混然大同無獨異於世矣故昭昭者乃冥冥之迹也將寄言以遺迹因陳蔡以託意恃功名以爲已成者未之嘗全功自衆成故還之道昧然而自行彼皆居然自得此行非由名而後處之無心而動功自彼成故勢不在我而名迹皆去恣情任彼彼各自當其責寂泊無懷乃至人也辭交遊去

弟子取其禀人間之好若草木之無心故鳥獸無所畏葢寄言以極推至誠之信任乎物而無受物之地也

吕註翂翂翐翐則雖紛而不亂似無能而非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則躊躇不得已於動止之間也進不敢先退不敢後無出而陽無入而藏也食不先嘗必取其緒處乎不爭之地也行列不斥人不得害則羣於人之道也知功名之成必有虧而去之以還與

衆人此大成之人所為也道流而不明居則人莫見其功得行而不名處則人莫聞其名得則德也純常比狂猖狂妄行也不為功名還與衆人也此所謂有道者能以有餘奉天下也陳蔡之厄所以處之非不足於此亦知之所無奈何耳學仲尼者苟不知有所謂行列不斥與鳥獸之可入則不至於揭日月而行而為功名之所累者幾希

疑獨註大成之人指老子去功與名還與衆人此所

以不隳不虧也道流於天下而不見其迹德行於天下而不聞其名不雜不變無心若狂故不責於人而人亦無責此至人之道也至人不欲名聞於人子何喜於名也夫子於是辭交遊去弟子逃於大澤衣褐食杼盡棄人間之好而求物外之理鳥獸爲之柔馴況於人乎

碧虛註鳥名意怠取其無騫翥之心引援而飛食取其緒言避害之深也今孔子飾知以刪詩書修身以

定禮樂昭如日月衆人師仰有如直木甘井先遭伐竭伐功矜名必無全者故神人無功其功歸民聖人無名其名歸臣道氣流布何嘗彰顯至人所居得行其道而民不見其迹也純常比狂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也削除聖迹則無功矣捐棄權勢則無名矣緣飾知以驚愚故有陳蔡之厄也於是孔子辭交去徒逃於大澤亦猶意怠之迫脅而棲行列不斥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鬳齋云意怠燕也廹脅而棲言近人為巢不斥不多各依人家故外人不得害之順道而行顯然自晦故曰道流而不明所居得行其志不以聲名自高故曰居得行而不名處純常一也狂若無心不為功名人我無責無迹而化也至人欲無聞於世子何以名為喜乎末後數語與列子食豕如食人意同

道流而不明居德行而不名處二句停句分讀義自顯然郭氏乃於明字下著註故後來解者不越

此論唯呂氏疑獨二家從居從處為句蓋得當是德名應是明庶與上文義協言道德流行無往不在但不欲自顯其道德以取伐竭耳純常比狂彼此無責故能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此孔子服膺大成之言而洗心藏密之妙也故標示後世以為規戒焉

孔子問子桑雩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

散何與子桑雩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絶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絶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

其愛益加進異曰桑雩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郭註君子之交無利故淡道合故親小人之交飾利故甘利不可常故絶無故而自合者天屬也合不由故不足以離之有故而合必有故而離矣其愛益加進去飾任素也因形率情故不矯之以利形不假故常全情不矯故常逸任朴直前故常足也

吕註學孔子而不知有所謂天屬唯學與書之為務則所以交於天下者皆人合而已形莫若緣緣則不離而合矣情莫若率率則不勞而逸矣不離不勞則任其質之自然而性分已足奚用求文以待形哉不求文以待形則不待物宜矣此絶學捐書之尤至者也

疑獨註以埶交者埶窮則離以利合者利窮則散唯父子兄弟天屬也其相親之道尤見於窮禍患害之

時故太史公曰疾痛未嘗不呼父母詩曰死喪之戚兄弟孔懷故假人之亡國林囘不以千金之璧爲利而以赤子爲愛出乎天性之自然蓋其始無所因而合今亦無所因而離也君子以道交故淡小人以利交故甘道交之與天屬其致一也孔子犯患之後交徒益散者其始有故而合亦有故而離也舜之將死以其真道命令禹曰形莫若緣不以心使形也情莫若率不以物忤情也形緣則不離情率則不勞故無

文而反質無物而自足矣

碧虛註天屬淡以親利合甘以絕無故以合所以親有故以合所以絕孔子絕學捐書弟子加進去其利合留其天屬也舜之將死以真道清泠曉悟禹曰形屬外因物而順之情屬内自率而領之物順則合自領則逸既合且逸豈假文采以待形用固不須外物之附己也外物謂親交徒友輩

鬳齋云泠音零曉也以真君告之緣謂因其自然率

謂循其自然不離與道為一也形指我文指身外之物不以身外之物待我待猶宴客曰待不以身外為文華則不待於物此不待不資之也

天屬相收出乎自然無故而合也利合相親出乎使然有故而合也以夫子之交徒比林回之赤子則有故無故可見淡親甘絕又為世道汎言之此相收相棄之所以分也夫子既悟歸而絕學以至於無為捐書而究其所以跡弟子無揖遜之禮而

相忘於前其愛益加進則去飾任真皆天屬也奚
獨父子而後為至親邪形緣而不離則己常存情
率而不勞則性常逸所謂我者得矣又何待乎禮
文何資乎外物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六十二至六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林紹龍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六十二

宋 褚伯秀 撰

山木第三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耶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獘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猨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

逢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閒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閒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

郭註遭時得地則申其長技雖古之善射莫之能害勢不便而強為之則受戮矣

呂註明雖放言若此而不見害者虚己以遊世之證也

疑獨註大麄也㡚履帶履壊故以帶係之魏王歎先生之憊莊子答以是貧非憊乃引騰猿自喻得柟梓豫章猶君子之得時今處柘棘枳枸之間謂遭昬主亂相雖欲不憊不可得也如欲強以直言行道比干之見剖心徵驗昭然也

碧虛註無行于人謂之憊不遇固窮謂之貧夫騰猿之處木也得勢則王長處難則危行人處昬亂之世而欲逞英材召患必矣

鬳齋云攬把也蔓纒繞不柔上著加急字其狀猨尤精結以徼也夫三字亦奇

外利禄而守志曰貧無所守而氣餒曰憊貧者士之常憊者士之喪故南華於一字之間必正其名所以欲充其實也騰猿之喻夫豈得已意在柟梓柘棘之分以形容其不遭時耳觀南華所對可謂確乎其尚志者矣吁士抱道而不遇賞音何代而非魏王卬然心廣體胖足以勝之則亦何貧憊之有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犂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

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禄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耶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郭註天損之來惟安之故易而物之儻來不可禁禦於今為始者於昨為卒則所謂始者即卒矣言變化無窮皆自然也任其自然則歌者非我也天地之行不可逃偕逝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所在皆安不以損為損斯待天而不受其損也感應旁通為四達故可以御高大物之利已非求而取之夫人之生必外有接物之命非如瓦石止於形質而已盜竊者私取之君子之致爵祿非私取也受之而已若鷾鴯之畏

人而入於人舍此所以稱知況之至人玄同天下故相與社而稷之此無受人益所以為難也日夜相代未有極正以待之無所為懐也凡言天者皆明其不為而自然人亦安能有此自然哉故曰性是以聖人晏然無矜而體與變俱矣

呂註猋氏之風猶焱氏之頌木聲人聲犂然有當於人心則其心亦槁木槁枝而已自無已而廣之則是造大愛之則是造哀也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今

則天損而已安用廣己以造大邪無始非卒正以待之人與天一晏然體逝而已安用愛己以造哀邪知今之歌者則知所以為始卒為天人者莫不在此矣天地之行非人所得止運物之泄非人所能閉無受天損則與之偕逝不敢以為損而去之也執臣之道猶不敢去而況所以待天乎此無受天損所以易也爵禄並至命之在外者苟受物所利以為益與盜竊何異哉君子於四達並至之際以為物之所利非己

也吾命有在外者以是不敢受而取之如鸛鴟之畏人而襲人間則天下相與社稷之不可去此無受人益所以難也化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禪之者即不化者也又惡知其終始哉有人有天皆天而已人之不能有天性也此有人之所以為天知其為天則晏然體逝而終矣

疑獨註七日不火食則幾死矣至於命者安之而無死地歌猋氏之風心樂乎道也有具無數則不役於

陰陽有聲無宮角不役於五行也孔子恐回聞歌而遂廣己之事以造大意見厄而遂愛己之生以造哀情故告以無始非卒言變易無窮也合天人以言之今之歌者誰乎不知所以然而然也饑渴寒暑陰陽之患窮桎不行亦天時也天地之行運物之泄皆本於陰陽陰陽於人不啻父母是以與之偕逝也夫臣受命於君猶不敢去況受命於天乎始用四達言其襲諸人間無所不通爵禄並至修天爵而人爵從之

君子得爵將以利物豈係於己吾之命有在外者謂人益自外至以至公而受人益非盜竊以取之凡不能充其類者皆盜竊也吾若取之何哉言受人益而非私也鷾鴯襲人間人愛而狎之故得免害喻聖人和光同塵天下樂推而不厭也化萬物者化也禪之者變也變化代興莫知終始正以待之而有人中之天有天中之天人而不能有天性而無命也天而不能有人命而無性也性命之理猶陰陽之不可相無

體逝而終順性命之理而合天人之變也

碧虛註據几擊琴詠歌古風孔子恐顔回廣己而造大愛己而造哀因告之以人遇饑渴窮桎不憂則易爵禄勢利不動則難無始而非卒言有此命則有此報人之所造不異天賜令歌聲變常不知所以然也夫荒旱寒燠窮塞不通者天損之也同彼升降則易逆之則難且君命至猶不可逃況所以待天乎爵禄之來期於利物非為已也命屬乎内爵禄榮外亦命

也天下公器豈私受哉燕之稱知能遠害也擇居之便宜落實而不顧避人深也然而須襲人舍者以窠巢在焉孔子自謂窮塞天命故易安爵禄人事故難却然歴險難而不忍去者廬墓在魯故也且物莫不有始卒惟盡性命之情者始卒不與焉具形兩間人也窮極爵禄天也既與天合則窮達非人矣人之不能順天理而妄作亦性然也故聖人泊然無情隨化所往此達命之至也

鬳齋云廣已尊我也以尊我之意而求之則所造無畔岸以愛我之意而思之則必至於哀傷人與天一言在我者皆天理今之歌者亦非我也無受天損貧而樂也無受人益富不淫也謂天損之時不容不安故易人益之求欲辭不能故難窮桎不行推之不去運物之泄氣數往來皆天也君命且不得逃天命其可逃乎此無受天損易也始用謂此意纔萌四達所向無礙事隨而集爵禄外至亦命使然故曰吾命有

在外者無功而禄君子恥之視如盜竊然有推不去
者此無受人益難也鷸鴒即意怠畏人而與人相近
居社稷祭祀之地人自敬而存畱之如燕在人家人
自愛而容之言處富貴之人能如鷸鴒之無益無害
於人則亦無譏惡之者既富貴矣安得無益無害此
所以為難無始而非卒言不知其始終但居造化之
中待之而已人者天所生故有人天也天亦造化為
之故有天亦天也性者天命之性此性與生字同人

性生而有皆得之於天非人所與也故聖人處之安
然盡吾身而已
槁木槁枝皆無情之物歌猋氏風傷今思古也廣
已而造大猶云張皇其事愛己而造哀鍾情憂戚
也夫天損之來安之則易人益之至辭去則難孔
子嘗謂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南華反立說語
意尤奇而於理無悖此所以度越諸子也蓋貧而
無怨難指俗而言無受天損易為學道者而言若

顏子簞瓢自樂無受天損易也王子搜登車仰呼無受人益難也蓋天損之來安之在我不以損為損此所以為易人益之至制之自尊不可辭却此所以為難然而禍福倚伏埶若循環又安知天損之非益人益之非損乎是以達人視損如益處窮如通故不淫不移死生莫奪也信知無始而非卒則何損之能損哉天人之理互相因成今之歌者亦非我也造物使之耳夫物受天地運化不啻人

臣之從君命惟抱道在躬者不受其損也四達並至命在外者得之有道非竊取也則人益之來君子亦有時乎受之矣鷾鴯畏人而襲人間喻處世全身之知其顧窠巢而不去猶人守社稷而不可離也天地之化物不覺其變人當以天合天安時任化爵禄窮桎非所介懷人而不能有天曾鷾鴯之不若也運物碧虛照江南古藏本作運化於義為優桎當是窒本經多通用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褰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蜋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

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
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
郭註執木葉以自翳於蟬而忘其形之見乎異鵲也
目能覩翼能逝此鳥之真性也今見利故忘之夫相
為利者常相為累故有欲於物物亦欲之誶問之也
身在人間世有夷險若推夷易之形於此世而不度
所宜斯守形而忘身者也見彼而不明即因彼而自
見幾忘反鑒之道入俗從俗不違其禁令也以見問

為戮夫莊子推平於天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毀仲尼賤老聃上掊擊乎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

吕註覩異鵲之利而從耳目之好是守形也不知有虞人之誶足以為辱是忘身也動與物交即濁水靜而玄覽即清淵夫至人之於清淵未嘗須刻迷也而莊子言此者明虛以遊世如與魏王言者雖足以無害而畏人之所畏又不可不然也

疑獨註樊離也感觸也蟬得美蔭所利者小祇忘其

身螳螂捕蟬有意於得所感漸大故非徒忘身又忘其形異鵲又從而利之志在必得其感愈大性命之理皆忘之矣世人為利欲所惑者愈大愈忘可不謹歟莊子於此悟而歎曰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舍彈而回栗林虞人疑其盜栗逐而誶之莊子知物情如此居家三月不出戶庭藺且莊門弟子疑而問之答以吾守形而忘身觀蟬鵲所利而已亦忘其身觀濁水而迷清淵以其見彼而反照以此也夫子指老子

入俗從俗即和光同塵之義

碧虛註夫物相為累而忘其所不忘者由彼此之感名故莊子捐彈反走而虞人疑其盜栗也三月不庭因虞人辱問故守形追悔今乃忘身悟夫向者覽外境之塵而失内照之明也夫子指長桑公莊子之師入俗知禁則遠禍踐境適令則招咎喻孔子涉人世而不免戮辱皆幸脱烹伐者也

鬳齋云翼大不視目大不覩逐物而自迷之狀螳螂

與鵲異類而相名皆忘形忘真相累者也守形養生言我為養生之學忽因逐鵲而忘其身是以欲而汨其理也濁水喻人欲清淵喻天理也入國問俗悞入他人栗園是違禁也此言物無小大有所逐者皆有所迷而不自知也

樊舊說同藩離之藩音訓俱遠兼氣象隘陋非所宜遊今依字以山樊釋之則陽篇夏則休乎山樊謂山林茂密之地三月不庭音義註一本作三日

詳下文頃閒之語則三日為當傳寫小差耳從其
俗碧虛本作從其令元本應是今字故郭及之與
禮記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義同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
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
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
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郭註言自賢之道無時而可也

吕註行賢而去自賢之行所以無往而不愛也

疑獨註夫驕盈矜伐人神之所不與虛已修理天下之所樂推以此而往孰能距之

碧虛註姸美者自驕故為人所賤醜惡者自卑故為人所貴陽子使弟子記其事欲後世行賢之人去自賢之行也且美惡二妾有以見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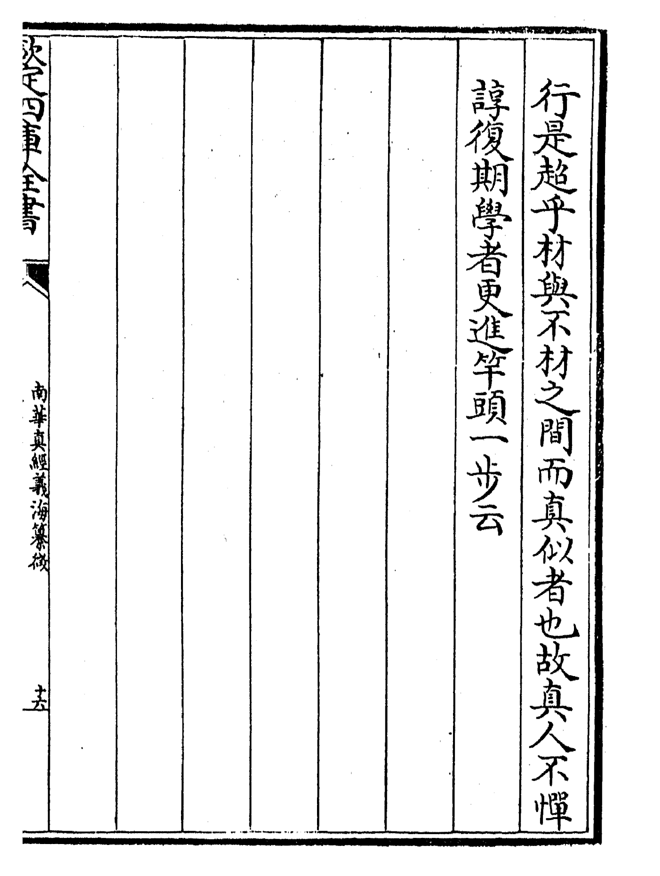
鬳齋云有賢者之德而無自矜之行則隨所往而人

皆愛樂之此段與前蟬鵲章皆是學者受用親切處存自賢之行則美者人猶惡之況於惡乎去自賢之行則惡者人猶愛之況於美乎美惡由乎形愛惡由乎心貴賤由乎命形一定而不易命有時而窮通心則隨物而變故其愛惡也無常至於彼自美惡而吾不知其美惡則心與物忘同乎溟涬然後可以化物矣彼能去賢此能忘賢是為不尚賢所以使民不爭歸於自化無為而治莫大於斯故

用以結山木之喻

是篇以山木命題即大樗櫟社之義皆以不材得終天年又以鴈不能鳴而見殺相對立論則南華之於世諦觀之亦熟矣夫木以擁腫全生理固然也而物之壽夭窮通各係乎命分所遇不可謂例以不材而幸免也材與不材俱爲著迹中間一路猶涉殺訛以其似之而非故未免乎累必欲離三者而獨立秉道德以浮游與物同波與時俱化超物祖而無累去文

皮而無災則建德大莫之國不在遠求而自至矣若虛舟之觸舟不怒賦斂而毫毛不挫皆以無心待物物亦以無心應之至論陳蔡之阨不若鷾鴯之知螳蜋蟬鵲不知挾彈乘之此皆處材而未盡善故不免乎累也林回棄璧甘負赤子而趨帝舜命禹貴形緣而情率則知尊天屬而不待外物矣衣大布而過魏王擊槁枝而歌焱氏明處貧而非憊知天損之易安則人益之來處之必有道矣結以行賢而去自賢之



行是超乎材與不材之間而真似者也故真人不憚

諄復期學者更進竿頭一步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六十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六十三

宋 褚伯秀 撰

田子方第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

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為我累耳

郭註言東郭順子貌與人同而獨任自然虛而順物故真不失夫清者患於太潔今清而容物則與天同

清虛正己物邪自消故不欲動不欲言自覺其近也
土梗非真物知至貴者以人爵為累也
呂註其為人也真則固人貌而天矣凡人之心未始
須臾不緣物真人則虛緣而葆真凡人之清則患於
太察真人則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則所告
者不在諄諄之間使之意消則所改者不在事為之
際聖知仁義則言與行而已如子方之師則所謂道
德也求諸形而不得故形解而不欲動求諸言而不

得故口鉗而不欲言此非學之所及故知其所學為土梗耳夫魏豈不為我累哉

疑獨註凡虛而順物者多失於無所守清而拒物者多失於無所容世有無道之物正容以悟之使人取正於我而邪意自消孟子云正己而物正是也文侯始未悟道則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及聞子方之師道德若此遂悟理而忘形忘言然後知吾向所學者真土梗耳土梗猶土苴知道者一身尚以為累

況魏國乎

碧虛註赤宅七竅人也不形好惡天地虛緣葆真混俗也清而容物天合也正容悟物以身率道也使人意消方寸之地虛矣聖知仁義名教也子方之師道德也悟所學為土梗因真而別妄也知魏國為我累有大物者難忘也

鬳齋云雖人貌而具自然天德虛心而順物未嘗動其心曰葆真清則易離物而能容之言其大也人有

非道動容貌而使之自悟消其不肖之心形解口鉗言其自失以有國為累故未得深究無為自然之道也

褚氏管見云名所以彰德外學也內學則以為累德故凡學道之人為世所稱者皆未能無迹非德之全若東郭順子其徒猶未嘗稱之世人又安能窺其萬一特因文侯之問遂言大畧其為人也人貌而天謂外同光塵而內不虧其自然之德虛緣

則無為也而能混迹以葆真清則忤俗也而能恢度以容物正容以悟此為容之之道使人意消則德博而化容之在我其化在彼此人所難能者而順子能之非惟不待乎稱揚而亦不可得而稱揚也聖知之言仁義之行修其外者耳子方之師之德足以使人内化文侯聞風而悟至於形解口鉗亦可謂速化者矣悟所學為土梗則知絶學為全真悟魏國為身累則知無位之可久此使人意消

之良驗也又況於親炙規誨者乎其爲人也真疑

此真字冗下文有之誤加於此詳文義可見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

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郭註進退成規矩從容若龍虎盤辟其步委蛇其迹也諫我似子道我似父禮義之弊有斯飾也見之而不言已知其心矣目裁往意已達無所容其德音也

呂註進退成規成矩則威儀詳於折旋之間從容若龍若虎則機變出於燕閑之際諫我似子道我似父則非得我於眉睫之間此所謂明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心者也禮義之弊如是魯人則尤甚者夫東郭順子正容以悟物溫伯雪子目擊而道存則古之聖賢所以相與者其微邪

疑獨註禮義出於人心知禮義之迹而不知其本故陋於知人心但見其進退威儀之間耳其諫之則如

至親其教之則如至嚴文勝之弊一至於此溫伯雪子所以屢諫而屢歎也若夫仲尼見之則目擊道存而不容聲由是知見於言語威儀之間皆其粗者也碧虛註明乎禮義謂進退規矩威儀盤辟也陋於知人心謂諫我似子道我似父也心契常道則目擊而道存其可道者禮義容聲而已矣

鬳齋云規矩有法度龍虎成文章諫我似子道我似父交淺言深也目擊道存即正容悟物之意

言所以達意得意而言可忘禮所以接誠誠至而禮可薄故先聖教人務脩其實而文非所尚也則夫進退從容諫我道我者形諜成光去道愈遠謂之陋乎知人心也宜矣昔韋鼎請見文中子三見而三不言恭恭若不足鼎出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言之教不殺之嚴矣是亦庶乎目擊道存之義云

顔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

馳夫子奔逸絶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也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絶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

吾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盡効物而動日夜無郤而不知其所終薫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也亦甚忘雖然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郭註心以死為死乃更速其死其死之速由哀以自喪無哀則已有哀則心死者乃哀之大也萬物莫不

比方皆可見也目成見功足成行功直以不見為亡耳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竟無死生也夫有不得變而為無一受成形則化盡無期動自無心其化常新不以死為死也薰然成形又奚為哉知命不係於前而與變俱往不可留也雖執臂相守不能令停若哀死者則此亦可哀而人未嘗以此為哀何也唐肆非停馬處言求向者之不可復得人生若馬之過肆無駐須臾新故相續不舍晝夜汝殆見吾所以見者

日新也故己盡矣汝安得有之服者思存之為甚忘謂過去之速言汝去忽然思之常若不及俱爾耳不問聖賢未有得停者不忘者存謂繼以日新雖忘故吾新吾己至未始非吾吾何患焉故能離俗絶塵而與物無不宜也

吕註步也趨也馳也可追而及也至於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則不知所以然而已故以譬奔逸絶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心未嘗死者不知有

死也則心死而後人死次之此哀莫大者也日之出東入西物莫不比方而獨有目有趾者待是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而日未嘗有存亡也物有待而死生而所待者未嘗有死生也則吾之所以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者終以是而已使吾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盡効物而動日夜無隙則與萬物皆有待而生其能體所待以至於不知其然邪以是日徂則非不化以待盡可不哀與則哀莫大也

汝求吾所以奔逸絶塵之處而莫得是殆著乎吾所以著而不見乎吾所以不著也人心操存舍亡孰有所以著而可著乎是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為有與求馬於唐肆何異唐與肆馬之所閲而非馬之所居也吾服汝也甚忘則所謂吾者無有汝服吾也亦甚忘其所謂汝者無有然汝奚以甚忘為患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則所謂奔逸絶塵者可見矣

疑獨註夫子奔逸絶塵而回瞠若乎後所謂瞻之在

前忽然在後也不言而信誠所化也不比而周非親人而人自忠愛之無治民之具而民自蹈乎前不知所以然而然也夫至於命者知乎晝夜之道達乎死生之理故有形死而心不死者哀莫大於心死非不亡之死人死者形化而心不化也日之出東入西萬物莫不附麗凡具形體者皆待陰陽而後成功出為陽故存入為陰故亡萬物皆有待而死生舉不逃乎此也惟無死生則無所待矣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

盡待盡無所待也此孔子無生無死也日夜無郤合陰陽為一體効物而動無心以順物不知其所以終不以死為死薰然而成形不以生為生也日徂言與化俱往交一臂而失言造物之生人百年一瞬耳人知以死為哀而不知此理尤可哀也著明也唐肆鬻馬非停馬處言欲求向者之有不可復得猶藏舟藏山而夜半有負之而走者所以見者日新也若夫故者已盡矣安得有之吾服汝也甚忘使汝忘吾汝服

吾也亦甚忘使吾忘汝服猶思也吾有不忘者存繼之以日新也

碧虛註超逸絶塵喻妙理卓絶應變無窮夫迹之滯礙形之變化猶可遷復若乃靈府不虛趨死不反哀莫大焉心死者執著自喪之謂蘧伯玉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非者其心活耳目之出没不已比物之生化不停觀者非日不見履者非日莫行目得日新之妙則視不眊趾得日新之妙則履不蹶是曰成功也

日出則萬類皆見日入則萬類皆晦萬類有休王之數死生各有日惟逃乎數者無所係待也仲尼知死生有命故上不逆造化下不期所盡效物而動物攖亦攖日夜無郤心無間斷而不知所終有終則間斷也陰陽之氣薫然成形若規度前事則悖於天理是以聖人常保日新期至則往且吾汝相與交臂之頃已成陳迹有志之士寧不慨然吾所以顯著外化也汝殆庶幾於此而彼已盡矣奚足論哉吾之以不化

者則非汝所及故瞠若乎後矣日新之妙百姓日用而不知以其無迹也而汝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唐肆豈停馬之所哉吾汝相服甚忘即不貴其師不愛其資之義師資兩忘吾汝何患忘乎故吾身非我有也有不忘者存道無不在也

鬳齋云心死喻無所見生而無所見尤甚於死故哀莫大焉叱方可數也日出日入言自朝至暮有目有趾皐動之物必待日而後事可為人事之存亡係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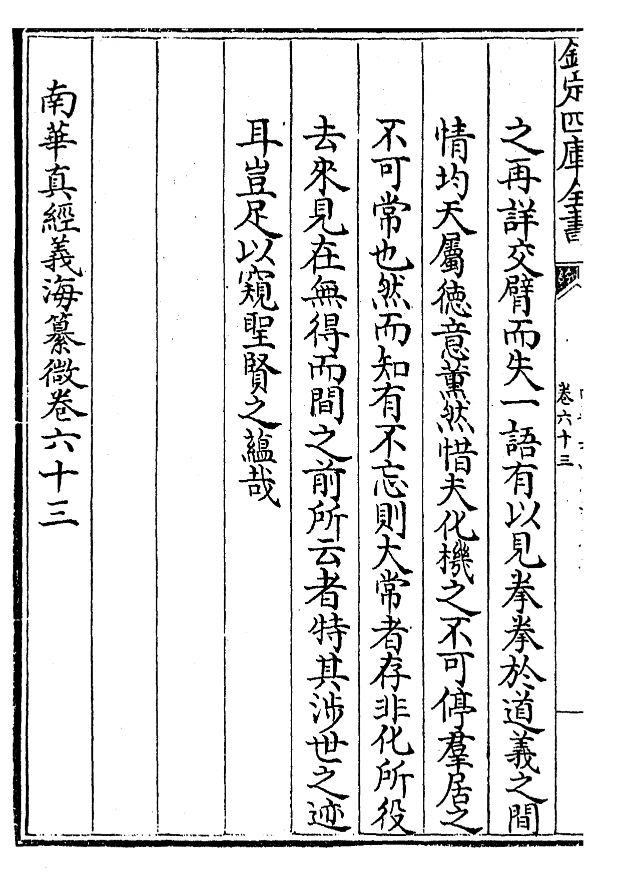
之出入萬物有待於道猶人事之待乎日也人受形則此道在身無所遷變效物而動無所容心無卻無間斷言此身無非和順之理雖知事物無非命而不以命為規度也日徂者與之俱往交一臂並立也吾終身與汝周旋而汝未得此道汝但見吾所可見而不知有不可見者道必至於無而後盡汝以有求之所以見不到盡處唐無壁屋詩云中唐有甓唐肆今之過路亭求馬於唐肆刻舟求劍之意極其不可知

曰甚忘服行也吾與汝之所行必極其不可知汝與吾之所行亦必極其不可知謂此事我與汝說不得必至於忘言而後盡汝雖未至於此亦何患焉汝既知有奔逸絕塵一解未盡到汝能忘其故吾之時雖與昔所見不同而已之不忘者仍在謂見到無處方盡依舊只是有時道理也

孔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即楊子所謂顏苦孔之卓也聖人之心湛如止水物來斯燭潛應所

感是謂與物為春日夜無郤者也若其心死則枯槁絶物滯於頑空沈淪幽寂莫使復陽故哀莫大焉既心死而不復陽則人死亦隨之矣日有出入以喻物有死生有目當是有首天地篇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首有趾謂凡戴天履地之人是指造化物之存亡係於造化之出入所謂有待者也日徂則與化俱往吾與汝共處一生之中若交臂而過頃刻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見乎吾所以見

特窺其迹陳迹已化而汝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唐肆鬻齋説為近又疑當時闤闠有此名如京師馬行樊樓之類要亦不必深究吾服汝也甚忘謂吾思汝之前事已俱化矣汝之思吾亦然此古今聖賢愚知所共非可以計力免但當委而順之知有不忘者存足矣竊觀此章問答極於出生入死造化推遷之理先儒所未發明羣弟子所不可得聞者也惟顔子優入聖域故夫子以此告



之再詳交臂而失一語有以見拳拳於道義之間情均天屬德意薰然惜夫化機之不可停羣居之不可常也然而知有不忘則大常者存非化所役去來見在無得而間之前所云者特其涉世之迹耳豈足以窺聖賢之緼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六十四

宋 褚伯秀 撰

田子方第二

孔子見老耼老耼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慹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耼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

焉而不能言嘗為汝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出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為之宗孔子曰請問遊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

不入於胷次夫天下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相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

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顔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鷄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郭註慹然似非人寂泊之至無其身心而後外物去初者未有而倐有遊於物初然後明物之不為而自有也心困口辟欲令仲尼求之於言意之表試議隂陽以擬之出天發地言其交也莫見為紀之形而未嘗守故明其自爾故無功也生萌於未聚死歸於散所謂迎不見首隨不見後至美無美至樂無樂也死

生亦小變知小變而不失大常故喜怒哀樂不入於胷次知身貴於隷故棄若遺土苟知死生皆我則所貴者我而我與變俱故無失也已為道者解乎此所謂解也老聃謂天地日月皆不脩為而自得孔子謂比吾全於老聃猶甕中之與天地也

呂註未始有物則起居語默孰非遊於物之初心困焉則非知所能知口辟焉則非言所能言議乎其將非其至也夫陰陽交通成和而物生焉遠之為歲近

之為日外而萬物内而一身莫不有是也或為之紀莫見其形消息改化以是而已生萌死歸始終無端亦以是而已則向所謂物之初者殆是也天下之所美所樂非美樂之至得此而後為至美至樂也獸之易藪魚之易水此其小變而不失水藪之大常得是而遊之者天下莫不一而同焉則死生莫之能滑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知身貴於隷則貴在我雖有小變豈以所賤而失吾所貴哉萬化無極亦奚足以累

吾心已為道者解乎此故也

疑獨註物之初謂未有氣質之前試議其將難以盡言也肅肅北方之氣赫赫南方之氣大吕陰聲生於巳是出乎陽也黄鐘陽聲生於亥是出乎陰也陰陽之中各有冲氣以為和而物生焉物得以生不知其紀而莫見陰陽之形消息盈虛至日有所為總言陰陽變化之理生出於不生此其所萌也死入於不死此其所歸也非是陰陽也孰為之主哉天下之至美

無美至樂無樂故所得日新所玩無故得在己之至美而遊乎物之至樂可謂至人矣死生小變道大常也獸易藪魚易水猶人處大道之中隨變任化未始非我也以死生為小變則喜怒哀樂何足介懐天下者萬物所同得其所同則死生莫能滑況得喪禍福乎聖人以道為貴其次貴身則有患矣人皆知身貴於隸而不知身為大患知道貴於身則貴常在我而死生不得與之變天地之間萬化無極何足以累乎

心惟有道者能解乎此孔子既聞至言復問老子德配天地猶未能忘言何也老子告以水之於汋至人之於德天高地厚日月之明皆本於自然又何脩焉謂吾雖有言猶無言也

碧虚註槁木遺物謂其藏精蘊神離人立獨謂其喪耦入寥遊於物初未始出其宗也擬知而心已困欲言而口又辟離心忘言斯近之矣夫肅陰之氣降乎下赫陽之氣升乎上二儀通和萬物妙化謂其有

綱紀也而不覩其形兆消息有數晦明有常也謂其有造為也而不覩其功用生則萌於恍惚死則歸於窅冥無端則莫知其始無窮則莫知其終若非此道何物為之宗主邪孔子又問遊學於忘言之道夫學道詎有所得得其性之至美至樂而已其於死生也猶獸之易藪魚之易水暫爾小變又何患焉夫天下者旁礴萬物而為一自其同者視之則已之百體猶臭腐也此之死生猶寤寐也況其他乎故視執御與

軒冕猶易水易數耳所謂外化而內不化者也貴在於我未始非吾其樂無涯詎復有患壁水之汋挹而善利豈有所造為至人之德業廣被豈有所脩治猶天高地厚日月之明何假脩焉是以夫子自喻以甌蠓去覆而識天地之大全也

鬳齋云立於獨言超乎世表物之初無物也陰陽發乎天地四句只是一陰一陽之謂道交通成和即獨陰不生獨陽不成似有物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

晦明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始終無端皆言造物也
至美至樂賛道之妙魚獸雖易水易藪而水草不失
猶人同此天下豈能自異知其一出於天而莫不同
則死生且不能滑況禍福乎僕隷去來棄如泥塗似
我貴而彼賤也若知道之可貴實在於我則外物之
變豈能失我之至美至樂哉世間萬化無極又何足
為心累但愚俗不解惟已與道合者方曉此耳至言
指前文謂老子猶不能離言語以脩心孰能免此答

以江河之水汋之而不竭者以其本質無為而自然也至人之德與天地日月亦自然而已又何容力乎物初者無名天地之始即太極也肅肅出天赫赫出地即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循環無端似有物為之紀而莫見其形即所謂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明乎物初則知己之初以至天地之初亦若是而已得是至美而遊乎至樂斯為人道之至也夫物之生死有

萌有歸人之生死可不深究小變謂生死大常不壞也不壞者一靈之本靜而曰性含虛空爲有餘動而曰心入塵垢爲不足達斯理者涉變而通知常曰明其存也如月在水其化也如風行空何易水易數之足慮哉天下者萬物之所同則四肢百體豈吾獨有知隸賤可棄而身貴常存則何得喪禍福之能滑夫水之於清性自然也喻至人之德無假脩爲而物自歸之天職生覆地職形載主教

化者聖人之職斯其所以為大全也歟此章要旨在生萌死歸而先聖於此多不明言欲人反而求之充其真見之實然後不為死生轉移且人處生死之間上知下愚無得免者生圖厚養死圖厚葬比比皆然而罔知所萌所歸之何如也夫欲知其所歸必當究其所萌乍聞此言若茫然無致力處研窮經意互有發明

南華亦嘗有云察其始也本無生非徒無生而又

無形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有生生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四時也又云善吾生者所以善吾死則先聖不言之秘真人已詳言之人患不求耳是道也可以心會而不可以言盡即禪家究竟父毋未生已前風火既散已後雖因師指而入終焉直須自悟所謂說破即不中道也學者勉之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

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方履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郭註德充於内者不脩飾於外

吕註莊子數假孔子問學於老聃之徒以明所謂聖知者非至道之盡也此言不發則學者無以知尊孔子之實

疑獨註楊子曰通天地人曰儒斯真儒也内有其道質也外有其服文也有一不具皆非儒也惟聖人踐形然後能稱其服學不至於聖人而服儒衣冠此俗儒也舉魯國儒服而真儒一人則尊孔子之至也

碧虛註爲王佐者一蘷而足與儒教者何假三千故

羊質虎皮必有惑者盛德若愚豈無知者哉

鬳齋云此段蓋言儒服者多而皆不知道也

南華以間世卓犖之才而居溷濁之世時人無足

與語無以發胸中之奇遂上論皇王中談孔老下

至楊墨桀跖悉評議而無遺其餘察言行之實判

心迹之微不啻明鑑之燭秋毫也或謂所談多譏

孔子徒覩其言而不究其意耳是章結以舉魯國

儒服而儒者一人耳余謂尊孔子者莫南華若也請

觀東坡莊子祠堂記庶表余言之不妄云

百里奚爵禄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

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宋元

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

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

之則解衣般礴臝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郭註内自得者外事全故神閒而意定也

呂註小則百里奚之得政大則有虞氏之動人以外物入其心而能至是者未之有也解衣槃礴所以爲真善畫者也

疑獨註爵禄小物死生大事能外爵禄未能外死生能外死生則無所不能矣夫内矜則外莊内足則外閒内矜則神散欲進而有不受之嫌外閒則神定雖爲而有無欲之意元君擇畫史而得其真由此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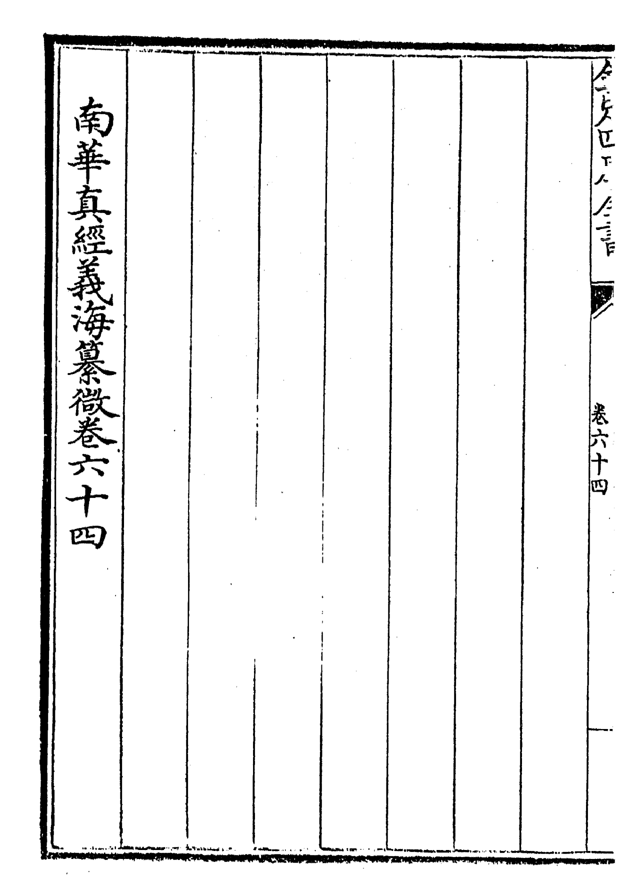
碧虚註待時命而飯牛人必覩其行事父母而忘生

衆必察其孝急於人用者學未至適然自得者藝必精粗迹尚爾況妙理乎

膚齋云方其飯牛豈有求爵禄之心惟其不求所以見用動人者感動而化之畫史之無心於求知而解衣槃礴元君所以知其為真畫也

爵禄無心而飯牛故穆公與之政而治工拙不矜而槃礴故元君知其畫之真心虚則物附内足者外閒故也今世之從事才技者汲汲然恐人之不

知而用才者則惟外飾是取宜其得之不精也再考飯牛而牛肥只應作飯牛而肥謂百里奚雖處賤躬耕而樂道忘貧四體充悅非謂牛肥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六十四